

目 录

贵州陆军史述要	周素园遗稿 (1)
滇黔道中手札	钟山玉遗稿 (51)
辛亥以来四十年间贵州政局的演变	张彭年 (75)
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	肖子有 (91)
贵州辛亥革命前后的几点回忆	阮俊斋 (107)
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	桂百鎔 (114)
贵州“民九事变”亲历记	林子贤 (133)
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	丁宜中 (141)
抗日战争中的“黔南事变”	万大章等 (161)
“黔南事变”时的贵阳	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172)
谷正伦在贵州几项反动的财经措施	潘锡元 (182)

贵州陆军史述要

周素园（遗稿）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素园先生，名培艺，贵州毕节人，清末廪生。光绪丁未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与贵阳士绅于德楷等办《黔报》，主笔政，这是为贵州民众办报之始。张百麟等筹组贵州自治学社，从事革命工作，他是其中主要领导人之一；贵州辛亥革命成功，组织军政府，他任行政总理。嗣滇军入黔，残杀自治党人，遂流亡出外。返家后，曾先后参加袁祖铭、周西成统治集团的军政工作。红军道经贵州，北上抗日，他随军至延安。抗战军兴，任第八路军代表赴滇进行工作，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嗣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全国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一九五八年因病逝世。这篇史稿，是他在解放前写成的，未曾发表。内容从清末贵州建军起，至国民党统治贵州止，先后二十余年间，军阀割据混战等概况，均纳诸篇中，使读者对此长时期的贵州混乱局面，有一概略认识。惟因年代久远，事实复杂，其中采访传闻者，难免不无错误之处。兹就所知，加以查对考证，作成小注，附于文中，以供参考。对个别字句，亦略有修改；又标点符号及划分段落，亦为编者所加。不当之处，尚乞读者指正。

第一篇 清末之建立陆军

满清以东胡盗据中夏，其建军则为二重制。以所谓八旗劲旅巩固京畿，并分将军，驻防国内要害。镇压各省，则委之绿营。大抵省设提督一员，其下为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等，是为制兵。川湖陕教匪之役，制兵弱点暴露，已借募勇集事，然犹未若太平天国战役之普遍也。曾国藩、李鸿章等，讨伐有“功”，湘淮勇丁，多百战之余，不可尽裁撤，于是各省皆酌留练军，则三重制矣。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乃议规摹欧陆，更练新军。北洋创武备学校，江南建陆师学堂，为选将之基础。十余年间，袁世凯、张之洞治军最有名。督抚之以才自见者，亦多踵武继起。清廷设练兵处，派王大臣董率，欲整齐划一之。已而预备立宪，革新官制，改兵部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之。陆部锐意统制军权，而不能通筹财政，凡开办费、经常费，一切责之督抚。督抚或奉行，或搁置，步调亦极不一致。贵州在财政上，为受协省份，在国防上，非边疆要区，依照原计划，仅练一混成协（今混成旅）。民国纪元前六年，岑春蓂以湖北按察使署贵州巡抚。春蓂久事张之洞，曾在两湖督练公所任职，自谓知兵。自鄂来黔，携有大批军事人材。未几，即奏报贵州开办陆军，成立一标（今团），定

名曰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以镇江袁义保为标统。其余营带、队官、排官，鄂籍占十之八九。贵州武备学校两期毕业生，皆不见录用。兵员注重土著，称为征兵。然无户籍根据，亦未划分管区，但派员至特定州县，劝勉乡中父老，各使子弟隶行伍。练兵处所定选募格式，准援生监例，优待征兵。于差徭则豁免，于诉讼则遣排，社会荣之。尤要者，当时经济生活，一般水准低下，每兵月饷银四两五钱，视自由职业之收入，亦无逊色，众情踊跃，应征溢额。建营房于南岳山麓，号曰南厂新军营，示别于巡防旧军也。义保勤于职事，军中每日内堂功课，外场操课，各三小时，虽盛寒大暑，未尝一日间断。训练成绩，黔人惊为空前。庞鸿书代春葵为巡抚，通计成协所需，应增银二十万两，而贵州实无此财源。奏定分年递裁绿营，省并练军，统一编制。留巡防队二十营，以东南西北中五路统领分辖。所入犹不足。部文虽严切督催，亦但以文应之。终鸿书之任四年有六月，陆军保持现状而已。纪元前一年四月，鸿书请老，沈瑜庆继。瑜庆始为贵州布政使，知清理财政后收入激增，可弥缝军饷，遂下令征兵，限期成立第二标。檄调候补道赣人江某^①来黔，拟奏荐混成协统。袁义保失望于升擢，稍稍怠工。先是，清廷滥借外债，强修四川民营铁路，川人坚决反对。保路同志会之组织，弥漫于全省，总督赵尔丰，持高压政策，商请瑜

^① “檄调候补道赣人江某”，江某系指姜文丞，字若望，到黔后，因第二标并未成军，遂改委为陆军小学总办。

庆派兵助剿。瑜庆命董福开（瑜庆计划中之第二标标统）、鲁昌禧（一标三营管带）率第三营赴之^①。而是时贵州政党自治学社，已奉同盟会密令，开始活动。陆军小学校学生，素多激烈分子，及武昌起义，常备军中鄂籍官长亦跃跃欲试，皆与政党合流。瑜庆颇闻之，调常备军二队防长寨，二队驻仁怀，分散其力量。留省者间日阅视射击，令子弹消耗。急电西路巡防二营营管带刘显世，率子弟兵五百人，兼程来省。又拔胡锦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统带，刻日募练成军。已而长沙、昆明警报狎至。革职贵州按察使严隽熙建议，捕诛党人领袖张百麟、周培艺，祸当可弭。瑜庆亦中慑，不敢发。日召袁义保各顾问。义保固谓能掌握所部，瑜庆稍安。九月十三日昏后，陆军学生先发难，瑜庆命常备军包围缴械，袁义保遣赵德全率队往。德全者，军中所公推与政党接洽之代表也，至则勸学生以沉著^②，学生知其为同志，允稍待。夜午，一等兵杨树清闯入团部，持枪拟义保，义保跳而免^③。军人大集。当场推教练员杨蔭诚为临时都督，赵德全副之^④。以电话通告瑜庆，瑜庆持抚署有钢炮两尊，且意卫队湘人，或不受黔人影响，犹欲作最后抵抗。召

①鲁昌禧是巡防队的管带，不是一标三营管带。董福开所率的为新兵一营及两个巡防营。

②辛亥九月十三日晚（农历），陆小学生发动起义，赵德全并未到陆小讲话。

③袁义保逃亡事，除本文所说外，尚有两说：1.杨树清向空开枪恐吓袁义保，袁的差弁李正邦，将袁挟走。2.杨树清开枪打的是杨蔭诚，袁义保闻声，从后窗逃走。

④一说，杨蔭诚、赵德全在当晚是被推为新军正副代表。

卫队管带彭尔堃，尔堃臂缠白徽，示已同情革命。召炮队射手，曰：“顷卸下机柄，送诣张百麟宅矣！”瑜庆始屈服。手书承认贵州独立，钤盖巡抚关防，命警备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赍送谘议局议长谭西庚，移转政权。其出川之鲁营，以与贵阳失去联系，官兵各挟械走散。

第二篇 辛亥革命时期

第一章 陆军之成功与失败

辛亥九月十四日，革命军临时都督杨蔭诚率师入贵阳，止于谘议局（后改立法院）。议员召开紧急会议，追认蔭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又选出张百麟、平刚、周培艺、杨昌铭、任可澄、陈元栋、雷述七人为枢密员，授权组织军政府。枢密员议决大纲，推平刚草拟条文，定名曰“大汉贵州军政府三个月期间之约章”。军政府合三部分构成：都督主军政；行政总理治民事；枢密院赞画军政，指导民事。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都督府设参谋、军政两部，参议、副官、执法、军需四处。杨蔭诚者，四川之秀山县人，以占籍松桃，得考列贵州官费生，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骑兵科。纪元前一年四月，巡抚委充第十一标教练员。适陆军小学校总办因故离职，又奉命兼代。性木强，不谙交际，与贵阳社会颇隔膜。其在东京，曾挂名同盟会，为平刚旧识，亦不甚相亲附。十三日夜，闻众声嚣动，蔭诚出询，军人曰：“我辈需要革命，标统反抗，已逐去之矣！”

蔣誠曰：“革命吾夙志也，以在職日淺，未獲剖心示若輩。”軍人不待其辭之畢，即擁為臨時都督。蔣誠受任倉猝，領袖應具之條件，十不備一。用人漫無標準，隨從廝養，悉擢官長；陸軍驟擴至四標。自治黨先事募集之眾，蔣誠令規仿舊巡防制，編為五路新巡防。於是貴州一舉而增兵七千人。樞密院大駭，召開聯席會議，示蔣誠以財政竭蹶之實，約今后非得樞密院同意，勿許輒增人民負擔。對四川瀘州、重慶雖先後反正；但端方挾鄂軍駐資州，趙爾豐踞成都，猶自若。瀘、渝兩政府，一日五電貴州乞援。樞密院以為援川即所以固黔，請蔣誠即派新旧巡防統領黃澤霖為援川各軍總統；任第一標統領叶占標為先遣司令，率部即發。無何，清廷起袁世凱組閣，命馮國璋率第一軍猛攻漢陽。我總司令黃興敗績，武昌危殆。鄂軍都督黎元洪，連電獨立各省乞援。且曰：“必得良將勁卒！援鄂即預備北伐！”軍政府以事體重大，籌議未決。而立法院移書，主都督自出，職務由副都督代理。蔣誠通電各省曰：“武昌首難，竭一省之力，與北虜相撐柱。今虜負恃徒眾，凭陵江漢；義師寡弱，天下寒心。黔雖不武，萬不忍首義區域，橫見蹂躪，用精銳三千，即由蔣誠躬自統率，兼程赴急。肅清鄂渚，汎掃燕云，請從諸公之后。”十月二十四日，蔣誠振旅東下。

先是貴州革命運動，以自治黨為樞紐，各方之接洽，任務之分配，金錢之籌措，子彈之補給，皆奉命于張百麟。百麟實公認之首腦，即陸軍官佐，亦泰半傾心擁戴。其後事機中變，蔣誠以意外得都督，愚而自用，無往不暴露弱點。軍

人蔑视其上，小小问题，辄列队质问。民间习于所谓承平之后，骤睹轶轨行动，奔走骇汗，若大乱之将至。而与自治党积年对立之宪政预备会，益以野心家刘显世、戴戡等，遂抵瑕伺隙，阴谋颠覆军政府。立法院毅然请蔣诚督师，盖悔择师不慎，冀补救于事后。赵德全在革命过程中，已加入自治党，接受三民主义。虽肆应才短，意其能容纳人言，广集众思。而鄂籍军官，私结团体，蓝鑫等夤其间，常以小组利益于德全，德全不能制。军政丛脞，仍无大异于蔣诚时。蔣诚之赴鄂也，张百麟同时亦巡视上游，安辑夷苗，协和军民，甚得名誉。党人以军府迫近改组，促其归。而显世阴谋，益见具体化。对外，令戴戡向云南乞师，与蔡锷协定密约；对内，则胁盐商华之鸿大输金钱，收买军中不稳分子。黄泽霖奉命援川，未行。赵德全以会垣空虚，留同坐镇，泽霖所部新巡防，多秘密会党，野性鸱张。始以出征在即，不无姑息，留防既定，整齐营规，一以军法部勒之，违令扰民者，诛杀无所贷。又新彊秘密党首罗魁，部众悚且怨。显世煽动益有效。腊月十五日，东路统领谭德骥作乱，使其哨长唐灿章伪缚贼以献，因刺杀泽霖。另以一部围攻张百麟宅，卫队管带彭尔丕死亡，百麟匿户下得免，奔就南路统领陈守廉。卫队亦稍集。百麟谋讨叛徒，曰：“今当面敌人惟刘显世，谭德骥虽附逆，其众不足虑；且得陆军见助，事犹可为。”因诣都督取进止。而显世预说德全：“军政府改组，张、黄谋危都督，都督第中立，吾为都督排除障碍。”德全内忌百麟之逼，摇惑不即决。接见百麟，但慰之曰：“君姑

休于省外，待吾疏通就绪，再迎君复职。且君尤不宜久淹吾许，增大攻击目标。”百麟怒曰：“君何见之左！今日无我，明日何有君！冢中枯骨，旦晚为人擒矣！”

百麟既去，政党势力摧毁无余。陆军孤立，如躯壳之仅存。而德全不悟，汲汲改组都督府，以为前车之失，由枢密院牵制，致都督不能行使职权。郭重光领导耆老会，为宪政预备会派生之一种非法组织，德全尊礼之，几与民意机关之立法院等。蔡锷披露贵阳绅耆密电请兵后，重光自归于德全，谓遭刘显世劫持，无可如何。德全殷勤抚慰，惟恐失其意。由是小人益无所忌惮。中华民国元年二月，滇军北伐司令唐继尧，游奕黔边。幕府建议，请遣炮营扼守盘江天险。德全不可，曰：“国家方危，兄弟急难，彼兵以义动，吾何为挠之！”卒允其假道。三月一日，继尧至贵阳，德全令邝龙俊代表迎迓，馆继尧于军官学校。指定南门一带驻兵。继尧请准休息三日。德全又饬羊豕若干头，米若干石，酒若干瓮，犒劳其众。二日拂晓，滇军突徙螺狮山，与刘显世合屯，尽据城外形胜，架设大炮，以都督府为目标。诸将请备战。德全曰：“贵州革命不流血之荣誉，我辈当始终护持；且吾为都督，自知才不胜任，让贤避位，息肩为幸，何备之云！”然是时形势，陆军一标援川，二、三两标北伐，四标标统即刘显世。其甥王文华为一营营长，二营艾树池，三营胡刚，皆赴下游巡缉^①。旧巡防各守汛地，新巡防虽在附近，其不足用，人尽知之。城内仅都督卫队、炮营，城守待援，事绝艰巨。德全之慨然放弃，盖亦审量彼己，不欲糜烂地方，庶

凡仁者之用心欤！滇寇方调整主客，扬言当与德全议和平条件。德全已急调叶占标，占标率二、三两营星夜驰归，后寇军二日至，疲劳甚。德全令休于南厂。四日夜午，寇军进攻都督府，保安营胡锦涛开门纳之，德全逾墙遁，寇军同时包围南厂，使人周走呼曰：“赵德全降矣！趣缴械。”又传令俘虏悉诣螺狮山，候给资遣散。至则唐继尧高坐踞前，刘显世稍后，按册唱名，视继尧颀动者立左，否则立右。唱毕，左立仅三人。右立者皆驱出，以机关枪扫射之。颠顿逃死，又毙于锋刃，尸积成丘，血流波道，至今民间号螺狮山麓为万人坑云。

军政府既复，寇酋唐继尧自称贵州都督，大杀自治党人。新巡防各部，亦扫地同尽。逾月，一标一营杨树青率部至。继尧闻树青戍资州，纪律严明，甚得川人称誉，传见慰劳，即席授军警局谍察科科长。树青坦然诣局，人见其入而不见其出。所部官兵，继尧命徒手诣伪都督府训话，亦全营失踪。四标二、三两营，先后奉急调，闻难，不敢入。艾树池被寇军压迫，奔湖南，至三眼桥平茶地，遭寇伏击而溃，残部合于席正铭。胡刚借思南绅民掩护，以缉匪为解，得一再愆期。迨席正铭复师后，始退隐铜仁矿工中。其年八月，张百麟谒黎元洪于武昌，叶占标、蓝鑫等来见，追论往事，

①辛亥革命后，贵州陆军扩编为四标。叶占标为第一标标统，辖杨树青、肖规等三营；肖鸿宾为二标标统，辖艾树池、马繁素、赵某等三营；黎元洪为第三标标统，辖胡刚、郭润生、曾广义等三营；刘显世为第四标标统，辖王文华一营，余二营未成军。

深悔陆军不能支持政党之主张，以致为人所乘。然而晚矣！

第二章 北伐军失败之一页

杨苾诚师次湖南，南北媾和，清室逊位。黎元洪电止黔军，暂驻常德。苾诚因至南京，展觐孙大总统。当是时，黔军不远数千里，急国家之难，苾诚又俭素朴讷，一洗疆吏侈汰之习，总统大说，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令即率部凯旋。苾诚愬本军军械缺乏，总统令财政部拨款，陆军部发护照，俾苾诚派员采办。还道经武昌，元洪出示贵阳来电，始知根本之地，已生重大变化。元洪叩方略，苾诚曰：“吾奉中央威灵，客军焉敢抗命，如其顽梗，仗大顺以讨逆，何忧不济。”初，黔军北伐由元洪，洎滇寇乘虚攘夺，元洪念被发攫冠，有赴救之必要，而苾诚不悟其旨，漫为大言，元洪遂静默以观其所为。苾诚莅常德，以电抵唐继尧，属刻期撤退。继尧不答，而由拥立继尧之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戴戡等复电，拒苾诚勿前；且言北伐军应在湖南缴械，不许入贵州一步。语绝狂悖。苾诚怒，命部将席正铭进次辰州，将向黔边。谍报寇酋已遣大将刘法坤扼铜仁；胡锦棠戍镇远；并委陈鍾岳为清乡督办，部勒乡团。以何麟书为东路巡按使，括民财供饷。守御之县甚备。苾诚亦以所购械弹不时至，乃缓师。京、津、沪、汉全黔维持会，累引大义责难黎元洪。而贵州难民日月奔赴，诉内地之不堪虐杀。湖南与贵州毗邻，闻见尤亲切。于是都督谭延闿仗义执言，劝唐继尧退师，免为民国史上开邻省兼并恶例。时袁世凯继任总统，对贵州情况不明了，而所接近黔人蹇念益、陈国祥等，大抵皆

受滇寇收买，甘为其鹰犬，腾构蜚语，谓贵州且拓为民党地盘。世凯感之，召杨蔭诚内用。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命下而延闾电至。世凯知处置谬误，然护前失，冀元洪斡旋而弥缝之。于是元洪建议：两军各派同数代表，假以全权，公开讨论、彻底解决。由中央派员监督，以昭慎重。各方皆赞同，择定湖南洪江为会所。常德方面代表曰刘世杰、郭光燾；贵阳方面代表曰牟琳、吴作霖；中央委员曰赵均腾、危道丰^①，决议要旨：滇军回滇，黔军回黔。为尊重中央命令，黔军认戴唐继尧为都督。惟两军素怀敌意，难保无冲突误会，请中央另简大员为贵州宣慰使，居间商洽，监视执行。四全权各署名盖印，交中央委员呈报国务院。世凯雅不愿黔军有北伐之名，改归陆军部直辖，编为四十二旅，以周荣儒为旅长；任赵均腾为贵州宣慰使。而刘显世喉使黔绅刘春霖等危词恫喝，声言不惜以兵戎相见。均腾为元洪所推荐，本投机官僚，见事棘，颇中馁。诣京请训，世凯有勿冒功生事语。继尧所派之参议员陈国祥、刘显治等，复聚党而要之。谓滇军决心备战，且操必胜之券！黔军无力，君谗知之。元洪意向，尤当考虑。均腾喑然而归，逍遥武汉，不图进取。

周荣儒者，与杨蔭诚同学，庸碌萎琐，更远出蔭诚下。

^①洪江会议，黔军所派代表为刘世杰、王禹铭、肖健之。唐继尧所派代表为牟琳、胡为一、张绍璽、吴作霖、何焜。黎元洪所派代表为赵均腾。谭延闾所派代表为危道丰、陈斌生、陈书田。（刘世杰著：《袁世凯之祸黔》，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出版）

就职两月餘，谋去原有团、营长，悉代以己之亲信。八十三团团长席正铭，鸷悍剽历，常思建立奇功，震耀宇内。其训练卒伍，于普通课操外，间日必为精神讲话，举外寇凭陵，及本军责任之重大，反复而详说之。明耻教战，军心鼓舞。内地陆防各军陈开钊、艾树池等部，皆自拔来归。其余一连一排零星收编者，尤不可胜数。故拥有实力，确在一旅以上。榮儒恶其偪，自始即怀悻悻。顾以正铭本黎元洪参谋，而四十二旅且须受宣慰使节制，则亦隐忍迁就。及见均腾态度消极，知唐、刘已据胜著。榮儒通过陈国祥，与刘显世有默契，遇事径达陆部，不复关白黎、赵，遂免正铭职，以萧建之继。团部开会讨论，金以为榮儒卖军投敌，与唐、刘密电往还，最近且有单骑回黔之表示。此种非法命令，万难接受。于是拥正铭为荡寇总司令，誓师回黔。发书告八十四团。各营连多脱离建制，随附于正铭。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师发辰州。十一月三日，克松桃。陈开钊为前锋，直捣铜仁。寇将刘法坤派队迎战，连败之。铜仁围合，寇婴城拒守。我师架长梯，肉搏攀登，或负戴竹木几案，层累跃上。寇抵隙狙击，师人多死。然前仆后继，来者益猛。寇将矍然曰：“彼所谓归师，锋锐甚，不可当也！”遣使媾和，乞开围师一角，俾率队旋贵阳。开钊叱去之曰：“默语尔酋！尔忘螺狮山之杀降乎！”法坤谋突围。陈钟岳号哭曰：“彼千里游魂，孤军趋利。今顿坚城之下，情见势绌。我以逸待劳，先为不可胜。贵阳、镇远增援在途，奈何自挟樊篱延入堂奥。且诸公水也，而我则石。（钟岳铜仁人）我为唐师效

死力，乃牺牲其生命财产乎！”法坤犹仅许五日留。钟岳令积薪聚油，声言纵火燔民居，以胁我师。我师攻稍懈。逾数日，寇援大至。内外夹击，我师败绩，开钊死之。正铭收合余烬，谋再战。军吏曰：“弹竭矣！”不得已，退驻四川之秀山。唐继尧诬诋为匪，请令邻省会剿。而周燊儒亦进次湘洪边，派员分道收容。谓前此系部分动作，元恶只席正铭一人。黎元洪迭电声援，格于形势，不生效力。我师伤亡饥疲，环境日非，无法维持，终于瓦解。贵州初期陆军，至是完全破灭。

第三篇 兴义系统治时期

第一章 兴义系势力之起源

兴义为贵州之西边，地接滇桂，俗尚武悍。太平天国之役，苗、回蜂起，所在土豪，亦因缘时会，据地阻兵。巡抚但假官爵以羁縻之。刘鸿魁者，兴义县下五屯人也。素以犷暴闻于乡里。有弟官德、官礼，号刘氏三雄^①。拥众千余人，得署兴义营游击。巡抚以鸿魁阻挠传教（钦差大臣贵州提督兼署巡抚田兴恕，以擅杀天主堂教士，法兰西人愬于朝，兴恕得罪至遣戍。故当时官僚，言及阻挠传教，莫不惴惴震恐），把持地方，密令捧鉢营守备李凤才图之。官礼即

^①刘官礼之父名刘燕山，生四子：长子官箴，字铭之，又字鸿魁；次子官霖，字时之；三子官礼，字统之；四子官德，字茂之。均称霸一方。

先发，攻凤才，弗克。知兴义县陈聘儒^①讦官礼不法专擅，巡抚不能诘。鸿魁死，官德自领游击，率兵攻县署，知县钱燠缢城以免。官德杀士绅刘泽普、刘国卿、朱朝亭、李佩松、刘国英、查连升等，并及其家属。罪其为燠募捐也。乘胜陷捧乍。又杀谈守清及李凤才閤家三十余人。又围攻普安直隶厅。官德兄弟最盛时，所部至五千余人。云南巡抚刘岳昭奏陈黔事，有云：“更有居御贼之名，而行贼之实者。官受其制，吏缘为奸，劫夺货财，任性杀戮，贼来附贼，官来附官，其迹诡秘，其罪实浮于叛逆。”盖指目官礼也（以上均见罗文彬所著《平黔纪略》）。秩序恢复后，官礼已保至二品衔，分省补用道。迫于大势，不能不散部众，而潜势力固自若。以兴义县为根据，以盘江各属为外围，士绅之有力者，必挤之死地。文武官欲行使职权，辄排击令代去。大吏患之，讽以入仕。官礼一至云南投牒，郁郁不得意，仍假归。会广西游勇窜扰兴义，一度据城。官礼使人游说当道，愿竭尽全力捍边。署巡抚邵积诚委官礼靖边营统领，令召集旧部为三营。官礼荐其子显世，及兄子显潜，分任管带。又采远交政策，省会文士，拔其优秀酌予津贴，俾为延誉。院司幕友门丁，月有餽，岁终有献遗；涂饰新政，如学校、地方自治等，皆首先仿办。实则借为树植同党，排斥异己之工具。巡抚庞鸿书统一巡防编制，撤销靖边营，任显世为西路巡防二营管带。显潜夤缘为广西巡抚沈秉坤卫队管带。

^①陈聘儒当时为兴义府知府（即今安龙县），非兴义县知县。

辛亥八月，贵州革命运动，声势沸腾。巡抚沈瑜庆急电显世，募子弟兵五百人，亲率来省，镇压叛乱。行次安顺，而军政府成立。显世表示服从。自治党人蔡岳，又以百口保证显世忠实无他。军府纳之，即日给械成军，且擢为陆军第四标标统。显世既在贵阳立足，密结宪政党人，阴谋造乱。亦会其弟显治，及其友熊范舆、戴戡，皆在滇军都督蔡锷幕府，共说锷曰：“梁任公授公西南大计划，令公兼制川黔。今谢汝翼、李鸿祥陈师川境，未能顺利进展。贵州都督杨蔭诚，人才凡下；其副赵德全，亦偏裨斗筭。兼弱攻昧，机不可失。且有刘显世、任可澄为主于内，事必万全。”锷然之。犹以师出无名为虑。显世乃令郭重光组耆老会，盗用民众名义，推戴戡为代表，谓贵阳哥匪横行，民不聊生，请锷出兵平乱。锷遂据以通电全国，为侵黔先声。赵德全切电解释，历叙贵州自反正以来，全境安堵，秘密会党，于革命期间奔走有劳，军政府认其存在，事诚有之。然整饬纪纲，宁容其紊乱秩序。并指出贵州宪、自两党，积年斗争，自治倒满成功，援引敌党，共分政权。但宪政党失势之余，尽多觖望，造作蜚语，迹近挑拨。愿勿听一面之辞，破坏革命团体。锷电谢无图黔意，请德全勿误会。未几，锷又电德全：命部将唐继尧为滇军北伐司令，拟假道贵阳出湖北。已飭严申纪律，不得沿途逗留。国难方殷，谅蒙鉴照。德全同时见锷通电，陈义慷慨，万不疑其以革命领袖，包藏祸心，巧售欺瞒。继尧至日，德全犹盛设供张。而继尧已与显世结合，潜师夜袭。既覆军政府，显世等拥继尧为贵州都督。继尧则酬

显世以军务部部长。全省巡防绿营，悉归节制。刘氏自鸿魁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殆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然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杨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邂逅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联系，捕而杀之。元年十一月，唐继尧呈荐刘显世为贵州国民军司令，陆军部驳诘不予。二年十月，蔡锷内召。袁世凯以赣宁之役，继尧牵制民军，竭诚效顺，调任云南都督，且命其保荐替人，显世遂升任贵州护军使，而戴戡为巡按使^①。戴戡固尝与显世同恶相济，然利尽交疏，自戡未就职前，已颇与显世齟齬。袁政府之官制，巡按使得指挥巡防队，事权又与显世冲突也。两人互訾迭毁，世凯抵隙而入，任龙建章为巡按使以代戡。王文华乃献议：再建陆军，编练六团。文华者，显世女兄之子，其妻，又显世从女也，故显世委信焉。而献议之时机，亦于显世地位绝对有利。于是粗立轮廓，著手改编。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发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以备任使。假署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彭文治为第二团团长，吴传声为第三团团长，和继圣为第四团团长，熊其勋为第五团团长，张云汉为第六团团长^②。和、张皆巡防旧将，彭、吴、熊则元年随

①唐继尧调云南都督后，正值袁世凯改定省制，主张军民分治，以刘显世为护军使，戴戡为民政长。

②当时贵州陆军共六团，王文华为第一团，彭文治为第二团，吴传声为第三团，张云汉为第四团，熊其勋为第五团，和继圣为第六团。文中所云，系将和继圣与张云汉的团号错列。